

前言

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多偏向於時代思想的內容的詮釋與比較，再或著論述它在整個思想史上的意義。而對於思想和社會之間的交互關係，鮮少專門立論。本論文研究的目的，便是以此為立足點，想要論述南宋時期心學一派的思想如何深入當代的社會，表現出他們對群體的關懷？這些思想家們平日所倡之言，他們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將其實踐？將思想史放在社會史中去研究，雖然如此的論證性會有見人見智、無法成為普遍原則的疑慮。畢竟，史料的存在本身便有其侷限性，而言與行之間的互動關係、成果，不一定會被「記錄」、「保存」下來。但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相互論證，應可以讓我們更具體的檢視心學思想在時代中的價值，以如此的思考模式，使心學思想的研究不再侷限於點、線、面的發展，而能夠重建出具有空間性的歷史面貌。

至於本篇論文何以選擇南宋陸門學者的教化理念與實踐作為此論題的探討？首先，就理學的思想而論，它闡釋宇宙萬物萬化之理，探討形而上的哲學理論。但是，如此學術的最終目的，有著很實際的現世理想，即延續中國儒家傳統「天人合一」的理念。藉由宇宙的探討來為人現世的一切做個立論，人立身的準則才是此學說的最終關心點，這說明了「內聖」的部份。人乃社會、國家的組成份子，而如此對於人身的關懷，也就自然而然地擴展至對整個社會、國家的關注上。畢竟，傳統儒家對於群體秩序的關懷乃是其思想的核心之一。由此可知，理學家們經世致用的志願是很明顯易見的，所以本篇論文將以此為立足點來思考當代社會與思想的互動關係。

南宋乃儒學顯耀的時期，儒學各派興起，如永嘉事功學派、呂祖謙的史學派、朱熹、陸象山等理學派皆豐富了南宋儒學在學術上的成就；至於在南宋政治的發展上，理學團體的力量也影響甚大，許多理學家紛紛在中央擔任要職，或是出任地方父母官。在整個朝廷與地方上，形成一股中道力量。理學家經世致用的理念，更使得外患壓境，國勢不振的南宋社會得以穩定；即使因為外患戰爭，使得中央多半無力主導地方的教育、社會福利，但這些理學家便主動地扮演起領導者的角色，在地方上籌畫各種建設。再者，南宋雖然偏安於南方，國勢亦積弱不振，但其整體的經濟卻是相當的繁榮，庶民文化也蓬勃發展。只是，或許正因為社會經濟的富庶與國勢的不盛，在理學家們的眼中，整個社會風氣便處於一種奢浮糜爛的狀態。他們有感於社會、士風的淪喪，以致有所呼籲，想重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因此筆者想要藉由本篇論文的探討了解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當時的知識份子如何在那樣歷史環境下自處，他們想些什麼？致力於什麼？

其次，在理學家中，何以選擇觀察陸學一派與當代社會的實際互動呢？其一乃與前人的研究有關，因為南宋理學以朱、陸二派為盛，但關於朱子之門與當代的社會互動、貢獻，已多有人研究，無論是在專門的社會史討論，亦或是專門對朱熹及其弟子的研究，皆已有不少著作，所以，就目前整個南宋學術、政治的發展來看，朱熹一門的影響甚大，相較起來，象山一派似乎就顯得微弱。當然，這並不是說筆者已經預設立場，在整篇論文的探討中勢必要

點出象山一門的社會貢獻來與朱熹一派相論。只是，在已往的社會史研究當中，多把焦點擺在朱熹一門，而關於象山心學則多著墨於思想的論述，至於象山及其弟子們在當代的社會活動，並無專門的整理研究。再者，就思想史來看，象山心學在南宋亦是有許多的信仰者，如浙江四明，幾為陸學所佔，而南宋四明無論是在經濟、文教上皆是屬一屬二的重點地帶，宋代的宰相不少皆出自於四明，其中以史家可作為代表，其它如樓鑰、袁甫等人亦在政治上具有一席之地。另外，在社會史的研究中，也有不少的專文探討四明地區的大家族。由此，皆可見四明地區在南宋時期的重要性。所以，筆者由此認為，象山一派在當代社會的活動不應該被忽略，因此開始好奇象山一派在當代社會各領域的活動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本篇論文既是想要探討思想與社會互動的關係，而陸學的思想特色便是簡約，可以說是相當的平易近人。如此一來，陸學與社會大眾的藩籬應該較低，接受度也會比較廣。也就是說此派思想的精神核心並不專屬於專門的士大夫階層，對於一般平民老百姓而言，較不艱澀，亦就較容易為平民百姓所接受。關於形而上「道」的論述，他們與朱熹一派熱烈的探討。但是，最後陸門學者將他們對於道的論述直接歸納出幾個「簡易的結果」，即本心為人生最高的指導原則，「自古以來，本心人人皆有，賢聖之心我亦有之」，「道在日用庸常之間」等說。所以，由此推測象山之學應該很能夠深入至基層社會，特別是在教化的推展方面，對於地方的風氣該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再者，陸門學者開口閉口皆論本心的可貴，皆論人人皆可為堯舜，又強調道在庸常之間。因此，本篇論文將以南宋陸門學者的思想論點，去檢視他們的實際活動，藉由南宋陸門學者的文集與地方志的資料，試著去審視他們是否符合所謂的「言行一致」。

此外，一般對於象山心學的批評，多因為其學說內容的簡易、道理起自於本心的說法，而批象山心學流於禪學，或是評價此派之學流於心性之說的「空談」。此種批評，有其思想的來源依據，但筆者認為，直接由當時陸門學者的實際作為來論，可以使只從文字上的論述而來的評價更加客觀、具體化。所以，無論是持以象山心學流於空談的批判，或是秉持象山心學乃有著理學家經世致用的精神的主張，或許應該先將當代的陸門學者實際的作為探討一番，再來下最後評論，看看南宋陸門學者們究竟在時代上扮演著出世亦或著入世的角色？若是積極淑世，他們的作為是否與在思想上與其相對的朱門一派有所不同？這也是本篇論文之所以要將思想與社會交互探討的目的，希望藉此能予以思想史上對於象山心學的批評有更具體的證據。而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提到，思想史常常將思想家的思想懸置起來，成為分析的文本，這或許也是因為很多思想家並不注意思想的實現，而只注重思想的提出有關。但葛兆光認為亦有突破者，他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家中，程頤、朱熹該是將自己的思想世俗化、生活化，形成實際生活制度的代表。葛兆光這一番言論或許可以解釋，何以現行無論是思想史或是社會史研究，焦點多在朱熹身上的原因。但是，南宋陸學是否就該被列入「不注意思想的實現，而只注重思想的提出」的思想家呢？從陸學的思想核心來看，陸門一派對於社會的關懷、道的實踐應不會遜於同時代的士大夫。本篇論文另一個研究目的，便是針對現行一般的思想史對於南宋陸學的看法，做一個具體的回應。至於本篇論文，則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首論陸門學者對於當下社會風氣的看法，以及他們又有何教化理念；第二章便是討論陸門學者的教育方式，以及他們是如何引導士心，使其踐履所謂的道；第三章則專門討論陸門學者對於群體士人的施教，即如何藉由學校教育與書院啟發士心，並且探討在南宋書院的崛

起與蓬勃的發展之下，陸門學者是如何在這樣的教育變動下自處？第四章則是以陸門學者的平民教化為重點，討論陸門學者對於平民的教化方式有哪些。最後一章則是以陸門學者的家鄉為觀察重點，看看陸門學者對於自己家鄉的關懷重點有哪些？以及其對家鄉的教化是否有所不同？

